

曼努意夫斯基著

爲統一戰線而鬥爭

林 蔡 譯

#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總結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一 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

從共產國際第六次到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時間內，在各國人民生活史上發生了一樁最大的事件，就是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了最後的和永久的勝利。

這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以後，國際工人階級對世界資本主義的二個大勝利，這個勝利開闢了人類歷史上的新時代。

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鞏固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堡壘，這就開闢我們國家發展底新階段，表明在世界實力對比中發生變動，即資本主義

勢力削弱而社會主義勢力日益增强，開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底新局面。我們國家底工人和集體莊員，在蘇聯共產黨（布）、列寧中央以及我們偉大斯大林導領之下，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積極同情幫助之下所獲得的勝利，就是十月革命所產生的共產國際底勝利，就是共產國際綱領、政策與策略底勝利。

共產國際底這個勝利，其所以對於國際工人階級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與就是因為在這一時期內，世界工人運動在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德、奧等國），即在社會民主黨和改良工會起着領導作用的國家中，遭受了失敗。這種失敗，就是社會民主黨改良政策和投降策略底失敗，就是第二國際底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深刻和長期性的經濟危機，而蘇聯的社會主義獨獲得勝利，這就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因為這種勝利，便好像一座燈塔，照耀出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底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共產國際底道路，一條是第二國際底道路。共產國際底道路，就是用無產階級革命方法，使社會主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勝利，

使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底陣地更加大大鞏固起來；而第二國際底道路，改良主義底道路，則使工人遭受失敗，使法西斯主義取得勝利。把這兩個總結對比起來，就要使得而且不能不使得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底意識發生革命，使無產階級底隊伍發生深刻的轉變和變動。

但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底意義還不僅在於推進世界運動而已。他底意義還要廣泛而深刻得多。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開始使各國人民動作起來。廣大民衆把我們的已往與我們的現在拿來一比較，就開始相信我們所走的路是對的，相信布爾塞維主義和共產國際所走的路是對的。

在革命以前，我們的國家是怎麼樣呢？

我們曾是工人階級在歐洲最受剝削壓迫最無權利的國家。我們曾是農民最貧窮痛苦、忍飢挨餓、流離失所的國家。我們曾是農業最落後、採用廣耕法的國家。我們曾是災患頻仍、用木犁木耙耕種田地的國家，我們曾是窩瓦河上的船隻。

要用繩索牽拉的國家。我們曾是傷寒霍亂普遍流傳、酒風盛行、人民流離死亡、死亡率駭人聽聞的國家。我們曾是不文明、無知識、信神信鬼的國家。當時我們國家底統治階級，爲要維持其已經腐敗不堪的統治，曾故意助長民族間的仇視，捏造謠言說異教徒殺人祭神，唆使打殺猶太人，挑撥阿爾明尼亞人與韃靼人互相殘殺。螞蝗釘在人的肉裏吮人鮮血，沙皇政體也像螞蝗一樣釘在弱小民族身上，把整批民族咬得死去活來，對烏克蘭人、別洛俄羅斯人、格魯茲人、阿爾明尼亞人、土爾克人、烏士別克人、卡薩克人等等底民族生活百般摧殘。當時我們革命運動已是蓬勃發展起來，而當着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無產階級做痛苦不堪的人民底首領時，這種運動就有了非常大的力量。而專橫的當權者，則儘在那裏摧殘革命民衆，陷國家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把俄國落後不文明，稱之爲俄國『民族精神』底特點，並在土俄、日俄戰爭中，夜郎自大，說一定要『在土耳其索菲仙人廟上插起十字架』，說『俄國人拿帽子就可以打退敵人』等等。因爲他們這種愚蠢的

自大，我們過去不幸的國家裏的工農就不知吃了多少虧。除了懶漢，誰都打過舊俄羅斯。

『蒙古的王公打過牠，土耳其人打過牠，瑞典的封建主也打過牠，波蘭立陶宛的王公也打過牠，英法資本家也打過牠，日本的貴族也打過牠。因為牠落後，所以大家都打牠。因為牠軍事落後，文化落後，國家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所以大家都打牠』。\*

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中俄國也是被打的。這次戰爭把俄國打得鮮血淋漓，體無完膚。但帝國主義列強却逼迫那些不僅推倒俄皇制度而且還推翻了資本主義的革命民衆去進行新的戰爭。被革命趕走了的地主資本家，當時把我們的國家，裁肢斷體，零售批發地出賣給人家，把牠的邊疆各地都瓜分起來了。地主、工業家、銀行家使我們的國家遭受這種大難，而無產階級革命就起來了。

\*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版第四四五頁，一九三五年蘇聯出版社發行。

挽救了牠。（鼓掌）。無產階級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逃出了戰爭，挽救了國家，使之免於政治崩潰及經濟破產，不受那些比俄皇制度還更厲害的侵略者所搶劫，不受外資底經濟束縛，使人民與國家避免了如陷深淵的經濟危機，不受資本主義世界瘋狂猖獗的法西斯幫反動勢力底摧殘。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以人類史上空前未有之速度提高生產力，用拖拉機收割機來替代木耙木犁和鐮刀，把『飢寒交迫的奴隸，全世界的罪人』變成國家底主人翁和新的美妙生活底創造者，不斷提高羣衆底生活狀況，灌輸新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文化，使各民族的人民相親相愛，和平共居。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強有力的工人國家，建立了新的社會經濟制度，這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正在產生出新的社會主義的人物。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把人類最優秀的思想家所夢想的社會主義變成實際。

在今天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拿這些成績來貢獻給大會的不祇是我們的黨。而且今天是我們年幼的社會主義國家——由列寧斯大林底

意志使牠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效勞的國家（熱烈的鼓掌），向全世界勞動羣衆報告牠怎樣完成了自己對全世界勞動羣衆所負的國際責任。（熱烈的鼓掌）。今天是我們的國家向十五萬萬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民衆報告，牠過去怎樣被資本主義弄到死亡，後來却怎樣由社會主義所救活了。社會主義國家底實例，向被剝削階級，向帝國主義所征服的殖民地，向被壓迫民族，向經濟上政治上都受束縛的小國，向帝國主義大戰中的戰敗國人民，向成千百萬因危機而破產的民衆，指出他們的生路。社會主義國家底經驗，號召他們起來推翻陷全人類於慘苦境地爲全人類所切齒痛恨的制度。

我們離開我國已往的悲慘境遇，到現在總共只有十八年之久！在人類發展史上，要改變什麼經濟制度和政治形式就須費好幾百年的工夫，那麼十八年工夫算得什麼呢？而且就是在這十八年當中，還有十來個年頭是花在恢復戰前生產水平的事情上。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時，我們僅僅剛把帝國主義大戰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俄國國民經濟恢復過來，超過了戰前的生產水準。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當時缺乏技術，牠所有的大企業真是寥寥無幾，而且多半是些設備陳舊的小工廠。當時國內還有五種經濟結構，從最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一直到自給經濟為止。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在一九二八年僅佔百分之四十四，雖然這種比重不斷增加，可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繼續發展底整個過程，當時却因農業落後而受到障礙。當時在農村中佔統治地位的是散漫的小農商品經濟，因此就產生了和恢復了企圖破壞工農聯合的資本主義成分。富農當時抬起頭來，企圖對採辦糧食的事情怠工，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當時不得不聚精會神，為糧食而鬥爭。糧食問題當時成了急待解決的政治問題。產業工人底給養當時有被破壞的危險，因而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身也有被破壞的危險。當時國內的資本主義成分是帝國主義敵視與包圍蘇聯底社會支柱。

列寧提出的『誰勝誰敗』問題，當時急待吾黨及全國人民起而解決。

當時兩條發展道路之間必擇其一：或者是退守，結果就是恢復資本主義；或者是進攻，結果就是社會主義勝利，而且一定是社會主義勝利。

列寧斯大林數十年來教育和培植了我們的黨，準備牠去作這種有決定意義的選擇。在那個時候不久以前，斯大林領導吾黨進行了激烈鬥爭反對托洛茨基，反對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聯盟，堅持擁護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能夠勝利的原理。（鼓掌）。當時黨在事實上就是把不願意而且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小資產階級底造反平定下去。一九二八年，代表富農思想的右派機會主義者向黨大施攻擊。他們反對高度的工業化，主張由國外輸入日常必需品而不要輸入供給新工廠用的機器；他們反對蘇維埃農莊及集體農莊底建設，要黨完全依靠個體農業；他們反對向資本主義成分進攻，硬說富農會和平生長，同化於社會主義；他們恐嚇黨及工人階級，說沒有富農就不會有糧食。

斯大林底英明，工人階級底英明，領導了我們的國家。

黨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就決定了我們國家底發展命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前途。

黨選擇了在全線上向資本主義成分大舉進攻的道路。這是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這是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這是消滅富農階級的道路，這是剷除國內資本主義根源的道路。

這個任務不是容易的。

當時的問題，正如斯大林同志在不久以前的演說中回顧已往時所指出的一樣，是在於：

『或者我們在最短期間解決這個任務，那就是在我們國家內鞏固社會主義，或者我們解決不了這個任務，那時我們的國家——技術薄弱和文化不開通的國家——就會消失自己的獨立性，變爲帝國主義列強的競爭對象』。\*

在解決這個任務時，遇到了改造時期莫大的困難，遇到了因克服國家在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因改造農村社會經濟關係，因鎮壓敵視分子底怠工和暗害行動而發生的各種困難，遇到了階級敵人千方百計所造成的困難。社會主義進攻得愈厲害，階級敵人對抗得也愈激烈。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聚精會神，注意這個鬥爭底結局，逃亡國外的俄國各派白黨也活動起來了，工業黨也抬頭了。當時各國參謀部都着手準備武裝干涉，打算到一九三〇年開春時發動，但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折磨布爾塞維克底決心。

黨主張在全線上大舉進攻，這條總路線底具體表現就是五年計劃。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擬定五年計劃，作為一個基礎去解決最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在技術上經濟上追上而且追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鼓掌）。從此就開始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底英勇時代，弄得我們的敵人發瘋發狂，我們的朋友心歡意悅，引

\*斯大林：一九三五年五月四號在紅軍學院學生舉行畢業典禮時的演說。

起全世界底驚奇。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速度是驚動全世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工業生產品底增長，每年平均爲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三四年爲百分之十八點三，一九五五年（根據計劃的規定）爲百分之十七。無論那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會有過這樣的速度。四年之內，我們使生鐵底生產量從五百萬噸增加到一千萬噸，爲要達到這一點，美國會花費了十五年的工夫，英國會花費了三十六年的工夫。在世界機器製造工業方面，蘇聯底比重，在一九二八年總共祇佔百分之四點二，而到一九三七年將達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五。（鼓掌）。就世界工業生產量而論，一九二八年蘇聯佔世界第五位，佔歐洲第四位，現在蘇聯僅次於美國，佔世界第二位（鼓掌），佔歐洲第一位。而且同志們要知道，我這裏所說的歐洲還不是指目前的歐洲，不是指危機時期的歐洲，而是指一九二九年的歐洲！（鼓掌）。在石油、生鐵、機器製造、拖拉機製造方面，我們佔歐洲第一位。（鼓掌）。我們正在開始

發展本國的機車製造業，發展上等鋼底生產，發展摩托機、土爾兵發電機等製造業，發展本國的化學工業，本國的飛機製造業，正在學會製造各樣最複雜的機器，我們的國家處處都在從事建築，炸山頭，鑿隧道，鋪鐵路，開運河，築堤閘，建築技術最新的工廠，開闢新的工業區域，建立新的煤業冶金業根據地，發展蘇聯境內各民族共和國底工業。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商業衰落，工廠倒閉，熔鐵爐一個一個地熄火，通商碼頭蕭條冷落，工人區域死氣逼人，成千百萬羣衆陷於失業。而在蘇聯，民衆却滿腔熱血，剷除一切障礙去改造國家。（鼓掌）。

同志們，你們可看到這個國家已經改造過來了。你們知道，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和一九一三年比較增加了四倍，和一九二八年比較增加了兩倍，社會主義經濟已佔全國經濟百分之九十六。試問何以能有這種速度，何以能有像德業泊爾水電站、馬格尼托工廠、土西鐵道、白海運河這樣巨大的工程，何以能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現在所有的這四萬大工廠三十萬小工廠底建設及其發展，——試問何以能

有這樣驚天動地的工業的發展？這是由於蘇聯民衆偉大的勞動所造成的。蘇聯民衆從這種偉大建設當中受了社會主義的教育，受了階級的鍛鍊，提高了物質狀況及文化程度；而我們的黨，我們的工人團體，無產階級的社會公論，把無知識的鄉下人在勞動過程中變成了熱心做事的突擊隊員，變成了勞動英雄，變成了打破世界記錄的水門汀工人和超過熔鐵爐有限效率的熔鐵工人。

我們的建設，並不是旁觀者那樣以爲是一帆風順的。我們曾經需要建設用的鋼鐵，但當時却沒有這種鋼鐵；我們曾經需要建築用的材料，但當時這種材料却很缺乏；我們曾經需要把這種材料和大批工人轉運到新的地方去，但當時的運輸却非常遲鈍；我們曾經須要保證建築工人和一般工人底衣食和普通的宿舍，但當時經費材料都不夠；我們曾經需要熟練工人，但當時一下子那裏會有這些工人？當時沒有工程師技師，也沒有最起碼的工業文化。舊制度底遺毒，舊俄羅斯的苟安守舊的風俗，官僚習氣，當時還箝制着我們。而階級敵人當時就利用我們無經

驗的年輕幹部底一切疏忽之處，虛開預算，紊亂計劃，製定明知無用的草案，破壞機器，縱火行炸，損壞貴重的設備。

那幾年內，全國都聚精會神，時時刻刻關心到我國的建設。當時我們祇知道我們的建設。我們所想的是建築底數目字，我們所說的也是這些數目字，我們開會、討論、爭論的也只是這些問題，我們睡着也夢見這些東西。一切都用以實現一個目的，就是要完成我們黨和國家所規定的偉大的工作計劃。國家底一切財力，民衆底意志和力量，布爾塞維克黨堅持邁進的精神，都用以實現上面這個目的。因為要實現這個目的，所以我國人民當時就過着比較儉樸刻苦的生活。在那些日子，我們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底百萬黨員，吃得不好，睡得也不好。我們的優秀人物——則爾仁斯基和古貢伯雪夫，當時忙於經濟工作，廢寢忘餐，結果把自己的身體都弄壞了。

這一種全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社會主義進攻，不是個個都能經受得了的。

凡是膽小自私卑鄙腐敗的人都中途滾走了。他們叫苦連天，散佈疑團。預言國家勢將因此淪亡，他們與世界資產階級同一鼻孔出氣，看到社會主義勝利便怒髮衝冠。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組織中的卑鄙下流的政治敗類，把我們的知己朋友，全黨愛戴的人物，組織巴庫、列寧格拉和喜平各地勝利底人物——雪爾格、米朗諾維赤，基羅夫謀害了。（大會代表起立追悼基羅夫同志）

可是，由斯大林鐵一般的百折不回的意志所領導着的偉大運動還是繼續前進。牠在集體化底基礎上改造了農業，因此就攻下了我國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過去有二千五百萬個體農戶，現在却建立了二十五萬集體農莊，五千蘇維埃農莊，四千以上的農業機器站，這些農業機器站是由國家用九十萬萬以上的盧布建立起來的。過去用木犁和餓得脫毛的瘦馬耕田，現在却有三十萬架拖拉機、五萬架左右的收割機，三萬五千架載重汽車在田裏工作。就拖拉機採用程度而論，我們的農業現佔世界第一位。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農家每家所耕種的田地，比貧